



六角丛书
LIUJIAO CONGSHU

易中天教授特别推荐

中外名著榜中榜（第二辑）

LE ROUGE ET LE NOIR

红与黑

[法] 司汤达 / 著 罗新璋 / 译



• PRICE •
本册仅售
¥ 9.00
六角丛书
• LIUJIAO •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LE ROUGE ET LE NOIR

红与黑

[法] 司汤达 / 著 罗新璋 / 译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与黑 / (法) 司汤达 (Stendhal) 著; 罗新璋译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07. 7

(中外名著榜中榜·第2辑)

ISBN 978-7-80206-478-2

I. 红… II. ①司…②罗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法国 — 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97457号

中外名著榜中榜 (第二辑)

红与黑

原著: [法] 司汤达

译者: 罗新璋

责任编辑: 温梦

策划: 杨奎

封面设计: 王东

版式设计: 王东

责任校对: 徐为正

责任印制: 胡骑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话: 010-67078234 (咨询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33, 67078255

网址: <http://book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

印刷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装订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本: 720 × 1010mm 1/16

字数: 1995千字 印张: 151.5

版次: 2007年7月第1版 印次: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206-478-2

总定价: 90.00元 (全10册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本书图文未经书面授权,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公开发表。

推荐序

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将《中外名著榜中榜》的书目寄给了我。看到这些书目，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感油然而生。那实在是一些再熟悉不过的书名，让我一下子回到了40多年前的中学时代。

1959年，我读完小学，考上初中。这在今日，实属平常，但在当时，还真算回事儿。家里人认为，中学生就不能再看作小孩子了。身份变了，待遇也随之改变。印象深刻的有三条：一是有了早餐费，可以到街上“自主择食”（上小学时只能在家吃早点）；二是可以使用钢笔（上小学时只能使用铅笔）；三就是可以读大人们读的书了（上小学时只能看童话和连环画）。这第三条待遇我还提前享受了：在开学前的暑假中，我一口气读了许多“大人书”。

这是我和中外名著的“第一次亲密接触”。当时，我的母亲在大学里当资料员，借书有“近水楼台”之便，每天下班，她都会给我带书回来，我也就一通狼吞虎咽，看完再让母亲去借。读些什么，早已记不清了，无非挑那些好玩的读，半懂不懂，囫囵吞枣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最喜欢读的外国名著，竟是儒勒·凡尔纳的《海底两万里》、《八十天环游地球记》、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、《神秘岛》。如果还有什么，那就是柯南道尔的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了。这些书，肯定读了不止一遍，否则不会如此刻骨铭心，念念不忘。

当然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书决不是我的启蒙读物。我的启蒙读物和许多孩子一样，也是《伊索寓言》、《格林童话》、《安徒生童话》、《格列佛游记》等等。但为什么记忆深刻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带有探索（探案或探险）性质的书呢？我想，这与心智的逐渐成熟有关。初中，是一个人的心智由懵懂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。中外名著的作用，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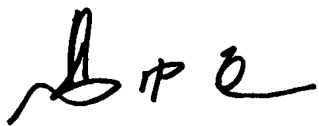
像是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，让我们看见外面那五彩缤纷的世界。这个时期，读到什么并不重要，读懂多少也不重要，重要的：是读，是想读，是读个没完。

有了这份好奇心，就有了阅读名著的冲动；而有了这份冲动，就能培养阅读的习惯。进入高中以后，我的阅读范围更加广泛了。比如莎士比亚的《哈姆莱特》和维克多·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，就是我在高中时阅读的，当然还有契诃夫的小说和泰戈尔的诗。至于中国文学名著，则最爱读鲁迅先生的作品，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。我很晚才读《红楼梦》（这与时代有关），但我认为：《红楼梦》是最应该推荐的不朽之作。

说这些话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不过讲讲个人的经历和心得体会；提到的那些书，也未必人人必读，不过举例说明而已。

读书是一件“谋心”的事。归根结底，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安顿，心智得到开启，精神得到寄托，情操得到陶冶。因此，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，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或强求。也因此，我不主张什么“青年必读书”。在我看来，书只有“可读”，没有“必读”（做研究除外），所以只能“推荐”，不能“要求”。我作此推荐，因为在我看来，这套丛书所选，大多都值得推荐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，光明日报出版社还做了一件极好的事，就是把这些书的价格定到了最低。这可真是功德无量！记得我上学的时候，虽然家境尚好，却也买不起许多书。每次逛书店，往往乘兴而去，惆怅而归。我们知道，名著，并不是读读就可以的，它应该伴随我们的一生。名著，也不该束之高阁，让人仰望，而应该像朋友一样就在我们身边。这就需要将名著的出版“平民化”，让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，能够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我想，这大约是这套丛书的又一个意义吧！



2007年6月17日于厦门大学

译本序

《红与黑》是法国 19 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品。司汤达是他的笔名，他的原名是亨利·贝尔。1783 年出生在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（当时社会僧侣和贵族是第一和第二等级，资产阶级属第三等级）。16 岁时，他来到巴黎，加入拿破仑军队，远征意大利。29 岁时，随拿破仑军队攻打俄国，亲身经历了法军的惨败。后两年，拿破仑下台，使他感到政治的幻灭。司汤达曾说：“拿破仑和我一块儿垮台了。”

巴尔扎克崇拜拿破仑，早年曾编过一本《拿破仑文选》；相传在写《人间喜剧》时，在书桌一隅，安置一尊拿破仑塑像，并在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语：“彼以剑创其业，吾以笔竟其功！”在崇拜拿破仑方面，司汤达绝不让于巴尔扎克。还在小学生时期，他听到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连战连捷，就不禁惊喜雀跃。尽管拿破仑在政治和军事上风云变幻，而司汤达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始终定为拿破仑，把他奉为“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”，司汤达庆幸自己跟随拿破仑东征西战，先后进入米兰、柏林、维也纳，直到莫斯科，亲身践履了“拿破仑史诗”时代。滑铁卢一败，拿破仑受到复辟势力的攻讦，而司汤达不顾这股势力，振笔疾书，在 1817 年，花了几个月时间，写了一本《拿破仑传稿》；20 年之后，又写下《忆拿破仑》。1837 年，写自传《亨利·贝尔传略》，最后一句：“生平只敬仰一人：拿破仑。”言尽于此，司汤达以盛赞拿破仑为己任，赞颂拿破仑强劲的个性，充沛的精力，敢冒风险的雄才大略。无论是在司汤达的小说，还是游记，抑或文论和史书中，拿破仑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中心，在作品中都或隐或现有拿破仑的影子。

《红与黑》一书中的主人公于连，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中磕出来

的一个克隆人物。跟拿破仑一样，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力，为迎合时势，把《圣经》能倒背如流，他最喜欢的书是《圣赫勒拿岛回忆录》。与瑞那市长较量占上风后，于连觉得应当乘胜追击，把瑞那的贵族傲气彻底打垮，这才是道地的拿破仑作风。

同样一种英雄性格，拿破仑与于连所处的时代不同，就有幸与不幸的分别。于连神往拿破仑，但他所处的时代已非“功名只向马上取”的征战时代，于连最后喟然一声浩叹：“噢，拿破仑！你那时代，靠打仗出生入死，以博取荣华富贵，多痛快！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，岂不卑鄙！”是的，到了1830年，“军人没有出路，教士也不是出路”，英雄真的无用武之地，壮士复有不得出之悲。故《红与黑》这部小说，实际上是写一失败的小说，是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小说。

于连是一个“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”，他生就火热的性格，充满着进取精神，向往英雄的行为。但所处的是一个复辟倒退的时代，使他不得不成为一个拒斥现存社会秩序的叛逆分子。于连“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”，按于连自己的说法，是“老天爷把我放在穷人堆里，却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”，在家里，和粗鲁的父兄格格不入，话说不到一块儿去；进入社会，在市长家，在修道院，在侯爵府，看到的都是庸俗、虚伪、委琐。家庭、社会、时代三不合宜，他既不能像拿破仑去征服世界，名扬天下；也当不成维璃叶市长，惩恶除腐，伸张正义。社会逼得他只能面对“残酷的现实，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，再以虚伪的言行，行其欺诈的勾当”。他倾向雅各宾主义，却参加保皇党密谋；他明明蔑视贵族有产阶级，却又拼命往贵族有产阶级堆里钻营，在敌对的环境中做着没有胜利希望的美梦。于连向上爬，正当飞黄腾达的时候，受到告密信的打击，慨然走上断头台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于连不求上诉，不乞一命，固不失为一条好汉，但终究是一个悲剧。这个悲剧，当然是于连个人的悲剧，也是当时所有杰出的人物不用于世的历史悲剧！

司汤达提出“小说—镜子”的理论，这由来就是在《红与黑》的书中：“小说好比一面镜子，鉴以照之，沿着大路，迤逦行去。”小说要像镜子，反映行进的现实。在《红与黑》中，我们看到了庸俗的内地生活，肆虐的圣公会；我们也看到奢糜的贵族社会和猖獗的保皇势

力。镜子“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，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”，这能怪镜子吗？小说像镜子一样，忠实地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。要反映生活，就离不开时政。而1830年，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，七月革命的爆发，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·菲力普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。《红与黑》的副标题，为“1830年纪事”，也意味着这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。在《红与黑》中，司汤达借书中人物之口，说：“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，就不成为1830年的法国人。你这本书，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，成其为一面镜子”。

从“纪事”的角度讲，《红与黑》是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；但从成就讲，实为爱情小说也不过当。在写男女情爱上，司汤达从心理分析着笔，细致深刻，不愧为大家手笔。在19世纪上半叶，深刻刻画恋爱心理，司汤达确实有开创之功，对后世，对世界，功不可没，有久远的影响。一般人或许不知道，司汤达是个论爱情的高手能人，在《红与黑》成书的前八年，已有《论爱情》（1822）问世，此书成为司汤达的最重要著作之一。

《红与黑》开笔之初，叫《于连》，直到写完上卷，才最终定名为《红与黑》，以两种色彩作书名，司汤达有寓意存焉。历来评论家绞尽脑汁，颇多发明，认为“红”与“黑”，喻为军装与道袍，剑与十字架，热血与孝服，军人的荣耀与僧侣的暗黑，火红的理想与黯然的幻灭，英勇的时代与复辟的年代，等等，等等，真可谓挖空心思。相对而言，倒是司汤达本人的说法比较平实。照司汤达的意思，“红”意味着书中主人公于连会去当兵；但他生活的年代，只得披上“黑”道袍，书名也有如此之意象。

《红与黑》是19世纪的一部关键作品，世人对她不乏溢美之辞，但无论怎么说，司汤达可以跻身于19世纪世界大作家之列，该是不争的事实。

[目录]

上卷 / 1

- 第一章 小城风光 / 3
- 第二章 穷人的福星 / 8
- 第三章 父与子 / 12
- 第四章 烦闷 / 16
- 第五章 小小的风波 / 24
- 第六章 乡村之夜 / 31
- 第七章 长夜悠悠 / 38
- 第八章 堕人情网 / 44
- 第九章 情意缱绻 / 48
- 第十章 首席助理 / 51
- 第十一章 匿名信 / 55
- 第十二章 神学院 / 65
- 第十三章 初次提升 / 74
- 第十四章 重温柔情 / 87

下卷 / 97

- 第一章 乡村情趣 / 99
- 第二章 初见世面 / 105
- 第三章 穿黑戴孝的秘密 / 112
- 第四章 少女的王国 / 119
- 第五章 难道是个丹东 / 123
- 第六章 焉知不是阴谋 / 128

第七章	良夜永夕，万般风情	/ 136
第八章	一束秀发示信物	/ 142
第九章	爱的眩惑	/ 151
第十章	弱者的苦难	/ 156
第十一章	工于心计的老人家	/ 161
第十二章	晴天霹雳	/ 167
第十三章	可悲的细节	/ 173
第十四章	权势人物	/ 180
第十五章	静逸	/ 186
第十六章	审判	/ 190
第十七章		/ 196
第十八章		/ 202
第十九章		/ 207
第二十章		/ 214

上 卷

真实，
严酷的真实。^①

——丹东

① 译按：司汤达说，这部小说是根据“一个现成故事”敷衍而成的。所谓“现成故事”，当指发生在布朗格的一桩情杀案。安多华·贝尔德系马掌匠之子，家境清寒，但自幼聪明，靠本堂神甫进了修道院，因体弱不堪苦修，进米舒先生家当家庭教师，不久因与主妇有染而见被，复回修道院，后再进郭尔冬先生家任教，这次因钟情千金小姐而遭辞退，在走投无路之际，误以为是昔日情妇从中作梗，便于1827年7月23日礼拜天，在作弥撒祭时行刺米舒夫人，旋判死刑，于翌年2月23日上断头台，年仅25岁。这桩案子为司汤达提供了《红与黑》小说情节。如把安多华、米舒、郭尔冬易为于连、瑞那、拉穆尔，则俨然是《红与黑》其事，道地的“现成故事”。故卷首有“真实”云云。

第一章

小城风光

弗朗什-孔泰地区，有不少城镇，风物秀丽，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。白色的小楼，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，疏疏密密，星散在一片坡地上；繁茂粗壮的栗树，恰好具体而微，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。杜河在旧城墙下，数百步外，源源流过。这堵城墙，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，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。

维璃叶北面，得高山屏障，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。每当十月，冷汛初临，维赫山起伏的峰峦，便已盖上皑皑白雪。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，流经维璃叶市，最后注入杜河，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驱动；这是一种简易作坊，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，还不如说是乡民的居民，倒借此得到相当的实惠。然而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，却并非锯木业，而是靠织造一种叫“密露丝”的印花布，使家家殷实起来：拿破仑倒台以来，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。

一进城，就听到噪声四起，震耳欲聋：那响声是一部模样可怕、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。二十个笨重的铁锤，随着急流冲击水轮，忽起忽落，轰隆轰隆，震得路面发颤。每个铁锤，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个钉

子。铁锤起落之间，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，把小铁砣送到大铁锤之下，一转眼就砸成了铁钉。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，初到法瑞边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，不免少见多怪。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，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，问起这片光鲜的厂家，是谁家的产业，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：“嗨！那是我们市长大人的。”

维璃叶这条大街，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，直达山顶。游客只要在街口稍停，十之八九，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，行色匆匆，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。

一见到他，路人纷纷脱帽致敬。他头发灰白，服装也一身灰，胸前佩着几枚勋章。广额鹰鼻，总的说来，相貌不失为端正。第一眼望去，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，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。

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，看不入眼，发觉他那自得之态，还夹杂某种褊狭与拘执。最后会感到，此人的才干，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，而轮到要他来偿债，则能拖就拖。

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，特·瑞那先生。市长先生步履庄重，穿过街道，走进市政厅，便在旅人眼中消失了。假如这外地人接着溜达，再走上百十来步，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第，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，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。远眺天边，见勃艮第山脉群山隐约，赏心悦目。旅人如果对竞逐蝇头微利的恶浊空气觉得憋闷，那么对此情景，自有尘俗顿忘之感。

遇到当地人，便会告诉他：这就是特·瑞那先生的府邸。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赢利，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宅第；整幢房屋，还是新近才完工的。他的祖上，相传是西班牙人，算得上是旧家族；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，就已定居于此了。

一八一五年，特·瑞那先生夤缘得官，当上了维璃叶的市长，从此，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愧怍。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，也是靠他铁业经营得法才起造得起；如今，这鲜丽缤纷的花园，层层平台，迤逦而下，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。

在德国莱比锡、法兰克福、纽伦堡等工业城市，这类明丽怡人的花

园，多似繁星环抱；而在法国，却难望找到。弗朗什-孔泰地区内，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，石基垒得越高，就越受四邻尊敬。瑞那先生家的花园，围墙重重，格外令人叹赏，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，是出了金价买来的。且说那雄踞杜河岸边的锯木厂吧，一走进维璃叶，劈面就会看到。那屋顶上，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，上面写着“索雷尔”三个大字，该厂六年前的原址，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，正用来造最下一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。

索雷尔老头，是个固执己见，不可理喻的乡民。市长先生虽很高傲，可为了叫老头儿把锯木厂迁走，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，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。至于那条推转轮锯的公共水流，瑞那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关系，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。不过这份恩典，也是在一八二几年大选之后才得到的。

市长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四顷地，才换得索雷尔这一顷地。这个地段，虽然于索雷尔老爹（他发迹后，地方上都这样称呼）的松板买卖更有利，但他们门槛精，利用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癖，居然敲到笔六千法郎的巨款。

这桩交易，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的揶揄。有一次，一个礼拜天，这事也有四年了，瑞那先生身着市长的礼服，从教堂出来，老远瞧见索雷尔老爹身旁围着三个儿子，望着他直发笑。这一笑，在市长心里投下了一道阴影；此后，他不免常想，那次换地，本来可用更便宜的价钱作成的。

杜河之上，大约百步之高，沿山坡有一条公共散步道。道旁修一条长长的挡墙，实属必要；这对沽名钓誉的地方长官特·瑞那先生来说，真是万幸之事！山川形胜，此处成了法兰西最美的景点之一。但是每当春上，雨水刨出条条沟壑，路面冲得坑坑洼洼，简直无法通行。人人都感不便，倒成全了特·瑞那先生：修筑一堵六米高，六七十米长的挡墙，他的德政便可流芳百世了。

为这堵挡墙，特·瑞那先生御驾亲征，三赴巴黎，因为此前一任的内务部长公开表示，他死也要抵制维璃叶造这条步行道。如今，路墙已

砌得有一米多高了，而且，好像为了气气所有的前任和现任部长，此刻正用大块石板在装贴墙面。

有多少次，前胸靠着青灰色的累累巨石，心里犹念昨宵抛别的巴黎舞场，一面纵目俯视这片杜河流域：在那一方，在河的左岸，有五六重曲折的岩壑，依稀能见山岩间无数细小的溪流。这些小溪，遇到多处落差，便像瀑布似的飞泻而下，汇于杜河。山里的阳光，十分酷热。烈日当头的时候，游人坐在这平台上遐想，梧叶桐影便足可荫蔽他的清梦。这些梧桐长势很快，绿得发蓝的浓阴，是市长派人在长长的路墙后面运泥壅土的结果，因为不顾市议会的反对，他径自把散步道拓宽了两米（虽然他是保王党，我是自由党，这件事还得称赞他）；无怪乎维璃叶丐民收容所走运的所长——瓦勒诺先生，跟市长所见略同，都认为这片平台，堪与巴黎近郊的圣日耳曼－盎蓝长道（terrasse de Saint－Germain－en－Laye）相媲美。

至于我，对这条“信义大道”，只有一点责难，尽管有十七八块大理石上镌刻着路名，而这些路牌，又为特·瑞那先生赢得了一枚勋章；我所要指责于当局者，是路政上的蛮横做法：替生机勃勃的梧桐修枝打杈，甚至削去冠梢。梧桐本应长得亭亭如盖，像在英国看到的那样；现在却给修剪得低低的，圆圆的，平平的，跟菜园里的蔬菜一个模样。但是，市长大人的意志违逆不得；凡市府辖区内的树木，一年两次，必遭无情的剪削。当地的自由党人声称，也许是言过其实，说自从助理司铎马仕龙做下规矩，剪枝所得，归他所有，一班替公家干活的园丁，下手就更狠了。

这位年轻司铎，是省城贝藏松前几年派来的，用以监视谢朗神甫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甫。有一位已故的老军医，他曾参加过征意战争，退伍后息隐维璃叶——照市长的说法，此人生前既是雅各宾党，又是拿破仑派——有一天，竟敢当着市长的面，抱怨说不该定期刈夷嘉木。

这天，秋日晴朗，特·瑞那先生由妻子挽着，沿着信义大道闲步走去。特·瑞那夫人一边倾听丈夫正儿八经的谈话，两眼却盯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，不无担心。大儿子约莫有十一岁，常常跑到路墙那边，样

子像要爬上去。只听得娇音嫩语的一声喊：“阿道尔夫，”孩子才放弃胆大妄为的打算。特·瑞那夫人，看上去是位年约三十许的少妇，依旧相当秀丽。

“他说不定会后悔的，这位巴黎来的漂亮人物，”特·瑞那先生气呼呼地说，脸色显得比平时苍白，“要知道我在宫里也不是没有朋友的……”

这位令维璃叶市长头痛的巴黎人物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阿拜尔先生。两天前，居然给他动出脑筋，不仅溜进了丐民收容所和监狱，而且还参观了市长等社会贤达开办的赈济医院。

“他是专门来散布流言的，然后再写成文章，登在自由党的报纸上。”

“那种报纸，你不是从来都不看的吗？”

“但是那些雅各宾派的大作，老有人在提起，分散我们精力，妨碍我们去做好事。至于我，是一辈子也饶不了那个本堂神甫的。”